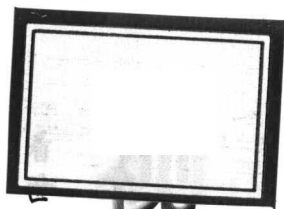


看世界杂志社 编

视野 正是如此



花城出版社



野 正是如此

世界杂志社 编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野，正是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12

(看世界丛书)

ISBN 7-5360-3713-9

I. 视 ...

II. 看 ...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671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13-9/I·3037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I 视 觉

- “美臀 美臀 我爱你” 布里奇特·弗里 (3)
- 玫瑰小镇 冯仁波 (10)
- 摩洛哥，不许给我的女人拍照 乔彻·威杰尼斯 (14)
- 一个男人不敢欺侮的阿拉伯女人 盛华贞 (17)
- 多萝莎和她的邻居们 邓金娜 (23)
- 韩国第一家赌场大扫描 天 桥 (27)
- 亚马逊森林的“伟哥” 黄 菊 (31)
- 打量美国人 李 顺 (35)
- 欧洲人怎样纳税 辛 华 (43)
- 牧鹿人的迁徙之旅 史蒂芬·科莫多 (48)
- 尼泊尔采蜜人 梁俐俐 (54)
- 神秘黑足人 梅 冽 (59)
- 南非，一场这样的“处女运动” 韩宝琳 (65)
- 毕许诺女人的小羚羊 雷凯茜 (69)
- 练瑜伽的印度女人们 吴觉怡 (77)
- 女人的狂欢节 章 苇 (81)

II 触 觉

- 走近古巴 郑建东 (87)
- 社会主义在以色列 徐崇亮 (95)
- 我所认识的美国农场主 榆 林 (101)
- 不一样的日本农村 陈世忠 (107)
-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丁欣莹 (115)
- 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忏悔 吴 隐 (120)
- 《乌鸦》风波 小 山 (127)
- 倔老头爱尔曼 茫 然 (132)
- 金姬的初恋 卢 迈 (137)
- 女孩杨晨美国校园寻梦记 苏 娅 (146)
- 日本人究竟怎么看中国 魏景赋 刘剑初 (153)
- 我嫁给了一个黑人 孟小丽 (160)
- 纽约求职说 赖 音 (169)
- 我在澳洲坐牢 陈铁军 (175)
- 在日本看博物馆 张 梅 (181)
- 天堂在哪里? 洛 哥 (186)
- 在南非开家长会 陈国男 (192)
- 我在多伦多的生活体验 李 彪 (196)

III 感 觉

- 家住俄罗斯，如厕去乌克兰 郑全华 (203)
- 德州“刽子手”的内心独白 焦 公 (210)
- 商战启示录 未 名 (216)
- 裸体主义是个什么东东 高立贡 (220)

| | |
|--------------------|-----------|
| 东瀛官场浮世绘 | 陈 应 (226) |
| 急诊室的故事 | 周万明 (232) |
| 在日华人股海浮沉录 | 方 闰 (240) |
| 娱乐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 李 果 (247) |
| 网络精英，在黎明前死去 | 天 桥 (252) |
| 香港写字楼里的猎鹰 | 钱 英 (258) |
| 警惕商业间谍 | 刘 光 (263) |
| “体验经济”方兴未艾 | 王战华 (268) |
| 格林斯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 刘 谠 (273) |
| “彩虹山庄”喋血记 | 桂 亮 (281) |
| “世界黑客中心”揭秘 | 于 冰 (287) |
| 儿童春宫图——日本的羞耻 | 彭寄予 (292) |

I 视觉

巴西美臀满街走，印度女人练瑜珈，
伊朗小镇玫瑰香，尼泊尔丛林采蜜人，
亚马逊河边有“伟哥”，奇特的风俗民情精彩
纷呈，给你眼花缭乱的视觉感受。

巴西，出产名模、足球明星以及人们崇拜丰胸美臀所造就出来的世界第一流的整型大夫。举世闻名的巴西嘉年华会，男男女女妆扮性感挑逗，极尽能事地舞动肢体，解放情绪。然而，贫穷、娼妓、毒品也同时四溢横流于街角暗处。本文作者带你到里约现场目击狂欢飘舞下，拉丁民族的高亢与失落。

“美臀 美臀 我爱你”

布里奇特·弗里

看人与被看坦然相对

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巴内玛海滩上跑步，迎面而来的女子窈窕美丽、双腿修长，她脚踏领导潮流的直排轮鞋，腰上套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明艳短裤，滑亮的棕发烫成波浪状，趁着经过我身旁时用力一蹬，还滚着圆圆的眼珠上上下下打量我。“我知道，”我心想，“我的肤色惨白，运动衣的穿着实在老土，而且在你看来简直是包装过度！”几秒钟后，同样情况再度上演，和我擦身而过的是一名肌肉猛男，红色的跑鞋闪闪发光，就在经过我身旁的那一瞬间，他暗自估量了一下我，默默地打了个成绩（大约是“丙下”吧）。

这是清晨7时，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空荡荡的，蔚蓝色的海水中也还没有人影，但海边人行道上已经汇集一股人流，到处都是慢跑或骑自行车，积极锻炼自己美丽身躯的人，形成一股明艳荡漾的流动色彩。这里做运动的人们与伦敦海德公园或纽约中央公园中积极锻炼的人们不一样，在伦敦和纽约，运动的人目光向下，彻底尊重他人自由流汗、不受窥视的权利，但在里约热内卢，这却是看人与被看的大好时机。

里约热内卢的土族称为卡里欧卡人，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游行的机会，因为游行是展现自我与观察他人的绝佳良机，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你再也碰不上如此庞杂的审视，更不会感到如此眼花缭乱；在里约热内卢，无论你身在何处，总会遇上卡里欧卡人肆无忌惮、直接坦然的审视，假如你不以同样的目光回敬他们，他们就会备感失望，忿恨之情油然而生。对巴西人来说，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有如呼吸空气般自然、不可或缺。

不过，巴西人也确实值得仔细欣赏。我在里约热内卢那段时间里，见识了很多卡里欧卡人，其中不少人都可毫不夸张地说值得登上国际性的时尚杂志。说来也很有趣，巴西有些杂志，正是为性感身躯所度身订造的，有一本极为畅销的巴西周刊，就被为《卡拉斯》（面孔之意），另外有一本和它竞争的讽刺性杂志，名为《布达斯》（臀部）。在巴西大大小小的报摊上，都有醒目的“布达斯”字眼在风中招摇，下面衬着当周最大、曲线最美的臀部底图。

美臀美臀我爱你

臀部在巴西，就像在南美所有国家一样，是全身上下最重要的焦点，此地男人对女性臀部的评价与执着，远远超过胸

部，他们与你擦肩而过时，虽然对你全身上下打量一番，其实他们真正的注意力，全留到与你擦身过后，向你的臀部惊鸿一瞥。无论你的目光飘向何处，总是遇见硕大无比的美臀，即使打扮看来端庄保守的妇女，走路的模样也有意无意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臀部。这种恋臀风潮使巴西人总离不开只剩细带的超筒穿着。面对如此渴望裸露的巴西人，我不禁好奇地询问来自圣保罗市的朋友原因何在？“巴西在地理上得天独厚，”他说，“终年阳光普照，因此我们百无禁忌，炎热的天气也让人们必须释放内在的性感。”

这个观点或许不错，但却无法完整解释这种现象——墨西哥的天气和巴西差不多，但他们就不会穿着比基尼上衣和超级短裤去慢跑或逛街，除了习惯接受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感觉外，巴西人展现身体的自然习惯，一定还源自其他的心理因素；或许是种族的融合，消弭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依然存在的旧式欧化矜持；或许是巴西的音乐，引发了性感奔放的舞蹈方式，进而解放了所有禁忌。无论如何，每年的嘉年华会让身体获得极致解放。一到嘉年华盛会，就连原本的细带衣物都显得累赘而多余，嘉年华皇后或公主身上穿着的，最多是一层淡淡的油彩，为了维持起码的礼数，她们在乳头的四周，用较深色的油彩加上一个小圈，又策略性地在私处，放上一朵小小的花朵，或是一块艳丽的布料。

嘉年华会盛赞肉体之美

每年嘉年华会的公主，都由各地的森巴舞学校派出，以提高群众情绪，吸引众人瞩目，引导裁判把目光焦点放在随之而来的表演队伍身上。虽然群众最激昂热烈的掌声，往往是针对近乎全裸的舞蹈皇后而发，但将近千人组成的表演队伍中也不

乏身着各色各样绚丽服装的舞者，从儿童到老妇，都乐在其中。

不过，嘉年华公主往往得一掷千金，方能换来游行队伍中的耀眼光芒。所谓“一掷千金”的说法，绝非夸张，巴西人虽然天生丽质，但却个个愿意再多付出一点，让上帝的巧夺天工更尽善尽美。这种对美的追求横跨社会各阶层，里约热内卢处处都是健身房与按摩沙龙，等着动整型手术的名单，永远都是长长一大串。根据巴西新闻周刊《依波卡》的估计，巴西 594 位国会议员（其中大多数是男性）中，每 5 人就有 1 人动过改善自己容貌的手术。

梦想跻身模特儿之列

巴西整型医生人数的比例，居全球之冠，而嘉年华会来临前的几个星期，则是他们工作的高峰期。为了在嘉年华会上绽放光彩，巴西人个个使尽浑身解数，不但想在嘉年华会期间，争取数天的荣耀绚烂，更希望在嘉年华中争奇斗艳、脱颖而出，顺利步上模特儿伸展台。巴西人对模特儿这一行，本就超乎寻常地迷恋——就连最最偏远的地方，也有专门训练模特儿的学校，再加上一些巴西模特儿成功走红国际舞台，有些时薪竟高达 5000 英镑（6.025 万元人民币），就更让跻身模特儿之列成为巴西人共同的偏执梦想。

仿佛一夕之间，巴西女孩的身影似乎无处不在，意大利人对巴西女孩的评价颇高，目前仅在米兰工作的模特儿，大约就有上百个。如果你试着探究模特界为什么一夕之间，到处都是巴西女孩，可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巴西人天生性感，而时尚界对性感魅力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人觉得这是源自巴西女孩的专业素质，因为她们普遍从 13 岁起，

就开始进入模特儿学校接受训练；另外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功于巴西人特殊的混血风情：淡褐色的眼睛配上蜜糖色的皮肤，或是金发与深色肌肤的综合体；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巴西女孩格外健康……

笑贫不笑娼

日落时分，我坐在俯瞰卡巴可巴纳海滩的露台上，一面喝着冰凉的啤酒，一面欣赏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几个年轻女子在我的桌旁坐下。她们当中一个叫梅特的女子看到我在看她们，于是开始和我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她和她的朋友都来自圣保罗，是到嘉年华会上来工作的。“你们做什么工作？”我问，她说她们是“夜间工作者”，我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用尽我所知道的每个葡萄牙字，才勉强意会到她们是妓女。

年方十八、姿色动人的梅特，除了母亲，家中没人知道她干这一行，因为梅特负责拿钱为母亲付房租。梅特之所以为母亲付房租，是因为惟有如此，母亲才能离开父亲，独立居住。在巴西，离婚不算普遍，但分居倒是很常见，只要经济状况许可。梅特告诉我，她的父母多年前就想分居，当裁缝的母亲搬出去过好几次，可是每次都因付不起房租又搬回来。梅特对自己有能力协助母亲搬出来，感到很骄傲，她也很喜欢自己工作带来的钱财，虽然她因为无法和家人或朋友谈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几分悔恨，但她早已学会听天由命，因为她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衣服、化妆品与独立自主。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英语学校担任营销助理，但后来被解雇，她找工作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结果，只好走上街头。梅特生性活泼，喜欢跳舞，有时她看见一群女孩在夜晚狂欢，而自己却得在卡巴可巴纳之类的俱乐部寻找客人，内心也会感到羡慕：

“我看着她们，希望自己也能和她们一样，出来跳舞、开心玩乐！”另一件让她感到遗憾的事，是不能交男朋友，“他会想知道我和那些客人的关系，那就糟了！”这是她的解释。平均来说，她接一个客人大约可以赚到 50 到 150 雷阿尔巴西币，但是在嘉年华期间的里约热内卢，她能获得的报酬，却远比平日高得多。

孩童贩毒前仆后继

在巴西，一般小孩只要长到五六岁，父母就会让他们离开山腰上的破落小镇，带着货物到大路边或海滩上贩卖，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使得巴西政府不得不试着推行一种新制度：只要家中儿童按时上课，一整个学期都不缺席，父母就可以领到奖金，这种做法不但可以鼓励儿童受教育，还可以杜绝毒品大亨贩毒的重要渠道之一：“阿维欧”（飞机之意）

山腰上贫穷破落的小镇，通常由住在山顶的毒贩控制，而他们从山顶运送毒品下山、把毒品送到城市各地的最重要渠道，就是“阿维欧”——口袋塞满一包包大麻或可卡因，跑着下山的孩子。他们由此可获得远远超出想象的报酬，而且还可以借此吸毒，这是一般巴西儿童加入街头生活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他们走上街头，绝大多数是因为家庭暴力和毒瘾。我遇见过一个 16 岁的女孩露西亚，已经在街头混了 3 年，肚子里还有个 6 个月大的宝宝，她说：“在街头打混就像住进一所监狱，起初你觉得很自由，可以随意妄为，随时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就义无反顾地搬进来；但是到了后来你就会发现你被活活地卡在里面了，再也无法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

光彩绚烂的嘉年华会，或许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觉得巴西人爱好享乐、是美的化身；但要不了多久你就能看出，对象

梅特这样的人而言，嘉年华会只是大赚外快的另一种方式；而对像露西亚这样的人来说，嘉年华毫无意义，当卡里欧卡人尽情沉醉在嘉年华的热闹气氛中时，也正是她最受忽略的时候。

任何时候来到洪萨尔，都好似参与一个色彩缤纷的节日，因为周围尽是丽春花图案的毯子、染料木的树丛，以及一排排月季、蜀葵和蔷薇花束。迎面看到一张青绿色的海报，以粉红色的荧光字体向旅客宣传这个山中小镇和它的特产——玫瑰水和波斯地毯。

玫瑰小镇

冯仁波

洪萨尔是个貌不惊人的小镇。镇外，一排杨树像一堵城墙，树枝在微风中招展着银色的叶子，此外，就只见两所清真寺高耸的塔尖。镇内，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风景，缤纷璀璨，仿佛被一个放任的园丁种下了一切花木。小镇的人口差点被桑树、李树和苹果树所遮蔽；镇上全是一块又一块、绚丽多彩的玫瑰花圃。花圃里除了种植绽放着的玫瑰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小花，那就是在花畦间工作的采花女身上所穿“查朵尔”（Tchador，伊斯兰教国家女性穿着的长袍，袍子遮蔽全身，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的花卉图案。跟伊朗大多数的农村一样，这里的妇女都穿着有花卉图案的波斯传统衣服查朵尔。不同的是，当年的国王巴列维禁止妇女穿着查朵尔时，洪萨尔的妇女坚持传统；而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全国女性必须穿上黑色的查

朵尔时，洪萨尔的妇女却依然故我，披着美丽的花长袍。

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整个小镇就仿佛是为了玫瑰而活。全镇上下都忙于收割玫瑰，提炼香水、精华油和玫瑰水。这儿盛产的玫瑰，在其他国家一般被称为“大马士革月季”。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最爱这种花，一次，他的一滴汗滴到一朵花上，从此，“大马士革月季”便添了一种其他玫瑰所没有的高贵芳香。

采花是女人的事，而炼精华油则轮到男人了

每天6时当太阳刚从扎格罗斯山脉的背后爬上来，采花女就开始在花畦间工作了，因为采花工作不能在烈日下进行。“酋长的花园”（jardin du cheik）园主曼诺谢（Manoucher）是个双目炯炯有神、脸带笑意的长者。镇上的女人们可以到他的玫瑰园里采花，然后按照每公斤玫瑰50波斯币（Tomas）也就是约1.5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曼诺谢。

每天早上8时曼诺谢便开始一天的工作。首先，他把铜锅盛满水，放进30千克玫瑰，然后把锅盖用水和面粉封密。再点着炉子。每个锅都由两条弓形弯曲的管子连接着一个铜罐，罐内亦盛着水；锅中的蒸汽由一条管上升，再经另一条管落到罐内。6个小时后，罐内的水就变成玫瑰水。大约中午时分，曼诺谢再往锅中加一点玫瑰，使玫瑰水更加醇厚。

他从事这种蒸馏工作已经40年了。年纪小小，就开始学师，由一个锅和一个罐开始。几十年来，蒸馏的过程都没有改变，惟一不同的是，以前管子是用麦管造的。那些制成品在工场附设的小卖店出售。1公升玫瑰水的价钱是400波斯币（约值人民币12元）；精华油就必须预订，几毫升的价钱是10元或11元（人民币）。